

求  
顥  
齊  
弟  
子  
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六

東湖王定安譏

綏柔上

咸豐十年冬十月英吉利法郎西俄羅斯三國既與我議和換約俄使伊格那替業幅謁恭親王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請撥俄兵三四百名助剿江南髮逆約中國官兵攻陸路俄兵攻水路又以明年南漕運京慮途中阻礙請用米利堅商人及中國商採辦臺米洋米所載沙船洋船均用俄美旗幟以防外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據以入告

上諭中國勦賊運漕斷無專借資外國之理惟思江浙地方糜

燭兵力不敷剿辦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理逆賊若能早平我  
之元氣亦可漸復法郎西在京時亦有此請著曾國藩等公同  
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尙可爲救急之方卽行迅速奏明候旨  
定奪至代運南漕一節江浙地方淪陷明歲能否辦理新漕尙  
無定議然漕糧爲天庾正供自不可缺該使所稱採辦運津之  
說是否可行應如何妥議章程辦理之處並著曾國藩薛煥王  
有齡酌量情形迅速具奏 公復疏云臣就俄酋所陳二事思  
之其請撥夷兵三四百名助剿金陵髮這一節英法美各國恃  
其船堅礮大橫行海上俄羅斯國都紫接大西洋所用船礮及  
所習技藝均足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國該夷與我向無嫌

怨其講用兵船助剿髮逆自非別有詭謀康熙年間進攻臺灣  
曾調荷蘭夾板船助剿亦中國借資夷船之一證惟長江二千  
餘里上游安慶蕪湖等處有楊載福彭玉麟之水師下游揚州  
鎮江等處有吳全美李德麟之水師臣現又在長沙吳城等處  
添造師船爲明年駛赴淮揚之用是皖吳官軍之單薄在陸而  
不在水金陵髮逆之橫行亦在陸而不在水此時我之陸軍勢  
不能遽進金陵若俄夷兵船卽由海口上駛亦未能遽收夾擊  
之效應請飭下王大臣等傳諭該夷酋獎其效順之忱緩其會  
師之期俟陸軍克復皖浙蘇常各郡後再由統兵大臣約會該  
首派船助剿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樂與有成法郎西亦有

此請亦可獎而允之許其來助示以和好而無猜緩其師期明  
非有急而求救自古外夷之助中國成功之後每多意外要求  
彼時操縱失宜或致別開嫌隙似不如先與約定兵船若干隻  
雇價若干每船夷兵若干需月餉若干軍火一切經費若干一  
一說明將來助剿時由上海糧臺支應庶可免爭競而杜釁端  
至所稱美商領價採米運津一節江浙各郡縣地方論陷既多  
明年新漕勢難趕辦美商粵商情願領價採辦臺米洋米由海  
道運至津沽實亦濟變之要著俄酋既以此爲請似可卽因而  
許之除粵商採辦之米應由該商自行經理毋庸插用俄美旗  
幟外所有美商採辦運津之米亦請飭薛煥在上海就近與該

商訂明粵商領價須取保戶美商則聽美酋經理當可無誤要  
需爲時局計似亦舍此別無良策伏乞

聖明察酌行之抑臣竊有請者馭夷之道貴識夷情美利堅人  
性質純厚其於中國素稱恭順道光十九年嘆夷因鴉片肇釁  
之始兵船闖入廣東省河美酋會於參贊大臣楊芳處遞稟願  
爲居閒調處英酋義律旋出親筆有只求通商不討別情等語  
是並煙價亦不敢索也楊芳曾據以入奏而不敢專主其議會  
官軍燒搶洋行誤傷美夷數人其事遂寢而夷患遂熾咸豐三  
年賊踞金陵聞美酋亦曾於向榮處託人關說請以兵船助剿  
未知向榮曾據以入奏否上年天津擊敗夷船時美酋卽首先

赴京換約並無異詞是美夷於中國時有效順之誠已可概見  
此次俄夷既稱美商情願領價採米似可卽飭薛煥與美酋面  
訂章程妥爲籌辦庶幾美夷知中國於彼毫無疑忌或且輸誠  
而曖就於我未可知也此次欵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  
河道旣改海運豈可一歲而不行如能將此兩事妥爲經畫無  
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  
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區區愚慮所及合併陳明

咸豐十一年五月 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奏本年三月間  
巴夏禮自長江來京厯言賊情斷無成事之理而官文曾國藩  
胡林翼等水陸各軍紀律嚴明望而生畏惟餉項不足船礮不

甚堅利恐難滅賊等語臣等伏思外憂與內患相爲倚伏若不乘此時卧薪嘗膽中外同心以滅賊爲志誠恐機會一失則賊情愈張安危之機判於俄頃臣等晝夜焦忘寢廢食前閑聊鈔知楚軍甚爲得平安慶大獲勝仗如能指日克復臣等以地勢料之則曾國藩必規畫檄甯爲分道進剿蘇常之計胡林翼必規復桐廬爲沿江掃蕩之謀惟大江上下游均有水師中閒並無堵截之船非獨無以斷賊接濟且恐由蘇常進剿則江路喫緊北路必受其衝臣等曾記上年五月間曾國藩奏陳攻取蘇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師不能得力但造船必須先設船廠購料興工非年餘不成自不如火輪船剿辦更爲得力南省雖舊

有一二支詢據赫德則稱並非打仗之船且已有一隻敗壞是利器已廢未免可惜臣等復詢問火輪船價值若干能否購買據稱伊國火輪船一隻大者數十萬兩上可載數百人小者每隻數萬兩可載百數十人大船在內地不利行駛若用小火輪船十餘號益以精利鎗礮其費不過數十萬兩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多有能之者可僱內地人隨時學習用以入江必可奏效若內地人一時不能盡習亦可僱用外國人兩三名令其司柁司礮而中國僱用外國人英法亦不得攔阻如欲購買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並稱洋藥一項如照所報之單征收華洋各稅四十五兩之外於進口後無論販至

何處銷售再由各該地方官給與印票仿照牙行納帖之例輸銀若干如辦理得宜除華洋各稅外歲可增銀數十萬兩此項留爲購買船礮亦足裨益臣等伏思賊匪旣平則商賈暢旺於洋商豈無裨益所擬印票之法果能於各口無礙似屬可行如蒙

俞允卽請於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籌款購買俟將來洋藥印票稅收有成數再行歸欵並給赫德劄文令其購買運到時交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駕駛熟習後再駛入大江惟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及陸路進攻事宜應請飭下官文曾國藩胡林翼等預爲熟計一俟運到卽請

旨辦理昨法國哥士耆來見亦稱現欲回國請總理衙門給劄令其購買船礮伊卽稟請該國王代爲購買俟將來稅項收有成數再行扣還等語臣等擬先與言明價值令其代辦似於事亦無所損

上諭東南賊氛蔓延果能購買外國船礮剿賊必能得力惟各路軍餉不足必須預籌銀欵以資購辦著勞崇光耆齡薛煥並傳諭毓清卽按照所奏預爲籌計其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及陸路進攻事宜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先行妥爲籌議一俟船礮運到卽奏明辦理 公覆疏云臣查髮逆盤踞金陵蔓延蘇浙皖鄂江西等省所占傍江各城爲我所必爭者有三日金

陵曰安慶曰蕪湖不傍江各城爲我所必爭者有三曰蘇州曰廬州曰甯國不傍江之處所用師船不過舢舨長龍之類其或支流小港岸峻橋多卽舢舨小划尙無所施其技斷不能容火輪船想在

聖明洞鑒之中傍江三城小火輪船儘可施展然亦只可制水面之賊不能剿岸上之賊卽欲阻其北渡斷其接濟亦恐地段太長難於處處防遏目下賊氛雖熾然江面實鮮礮船不能與我水師爭衡臣去冬覆奏一疏有云金陵髮逆之橫行在陸而不不在水皖吳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係屬實在情形至恭親王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礮則爲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凡

恃己之所有誇人以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於所習見者震於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爲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間雲南銅斤未曾解京之時皆給照商人採買海外之洋銅以資京局之鼓鑄行之數十年並無流弊况今日和議既成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爲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髮逆可以勤遠略至於兵丁及統帶大員應俟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

柁司火其餘卽配用楚軍水師之勇士學習駕駛礮位亦令楚勇司放雖不能遽臻嫻熟儘可漸次教習其統兵大員卽於現在水師鎮將中遴選臣與官文胡林翼商定屆時奏明辦理惟期內地軍民知者盡心勇者盡力無不能製之器無不能演之技庶幾漸摩奮興仰副

聖主深遠無窮之慮 再前督臣於美利堅租得火輪船二隻一名土只坡一名可敷其土只坡一隻現泊上海黃浦江供護餉護運之用赫德所稱一隻敗壞如果屬實想係名可敷者聞此二船頭尾兩處皆有礮位若操練得人未必不可用以打仗現在遵

旨購買洋船臣擬先調現泊上海之土只坡輪船一隻由長江  
上駛安慶一帶就近察看試用督令楚軍水師將弁豫爲練習  
俟明年洋船購到庶易收駕輕就熟之功惟臣處缺餉日甚該  
輪船駛赴上游弁勇工價口糧仍照舊章在於上海支領其損  
壞輪船一隻如何修理亦能速修完好駛赴安慶一帶兩船一  
上一下輪替更換遇有軍務要件臣與撫臣往返商數日可  
達不至如現在文報阻滯數月難通一信相應請

旨飭下江蘇撫臣薛煥迅派幹員刻日押令上駛以資演習  
旨如議 是時公弟國荃圍攻安慶甚急賊糧盡城垂克忽有  
洋船停泊城外接濟賊米公患之而都興阿軍攻君山賊隊見

有洋人乘坐沙關快船一隻下駛我軍追擊卽乘船逃走船內搜出僞求天義陳坤書印憑一張內開上海夷酋瑪士哆等採辦洋貨由福山進口字樣 恭親王照會各國公使禁止接濟賊糧並咨公與湖廣總督官文派師船由上海取告示張貼沿江各口巡查濟賊洋船未幾安慶克復我軍聲勢日盛上海羣酋輸誠效順而濟賊之弊始絕

同治元年正月

上諭昨因薛煥有蘇省紳民稟請借兵洋人之奏當經諭令該撫熟計以期無拂輿情諒該大臣早能洞悉仍着該大臣酌派名將勁兵前往方可萬全無患 公覆疏云臣於上年臘月初

四日接蘇州紳士潘曾瑋等信函商借洋兵之事臣比復函言  
甯波上海皆係通商碼頭洋人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爭而共  
守之蘇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勝爲笑勝則後患  
不測目前權宜之計祇宜借守滬城切勿遽務逞略謂金陵蘇  
常可以倅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旣已備兵守滬則當坦然以  
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可稍涉猜疑等語函復該紳並咨明撫  
臣薛煥在案頃於正月十八日又接潘曾瑋等函牘業已設立  
公局會同英法二國防守上海又稱洋兵調齊之後勢難中止  
不僅助守上海並將助剿蘇州等語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  
上海共守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

疆土則不可如洋人因調船已齊兵費太鉅勢難中止情願自  
剿蘇州等處我中國當以情理阻之婉言謝之若該洋人不聽  
禁阻亦須先與訂定中國用兵自有次第目前無會剿蘇州之  
師卽克復後亦難遽撥駐守之師成則中國不必感其德不成  
則中國亦不分其咎英法二國素重信義一一先與說明或不  
至因見德於我而反致生怨 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奏臣  
等於上年六月間曾以賊氛未靖力求制勝の方因與總稅務  
司赫德論及購買外國船礮之事業經請

旨辦理在案嗣接赫德開單前來臣等覆加查核需銀約一百  
五六十萬兩恐各關稅項未能如數抽出且如所開應僱外國

船戶等人多至數百名與前言只僱兩三名者不符因卽與駁  
詰據稱恐因事急時內地人不能熟習故非多用外國人不可  
臣等以其人數究竟太多況如鳥鎗手鎗刀等皆非制勝必需  
之物因復與赫德另開一單核減至八十萬兩赫德時將赴滬  
因稱俟伊到滬時當與薛煥商辦旋據赫德由滬來信聲稱據  
薛煥云如只需八十萬兩尙不難於籌措若由總理衙門行文  
分派粵海關籌銀二十萬兩閩海關籌銀十萬兩廈門甯波各  
籌銀五萬兩江海一關亦應籌銀二十萬兩以備購買等語臣  
等當於十一月內函致薛煥詢其是否實有此論據薛煥覆稱  
購買外國船礮亦多流弊卽如從前所買外國輪船咸豐十年

間正在需用之時英領事忽將外國水手柁手礮手悉行撤回  
大爲掣肘深恐仍蹈前轍但如事在必辦亦當盡力籌辦銀兩  
等語臣等伏思咸豐十年正值天津與外國接仗彼此相持是  
以不願彼國人爲我所用今旣換和約諒亦不至再有掣肘情  
事况赫德前曾言如買外國輪船亦不必定用換約各國之人  
緣換約各國各口皆有領事官少不如意卽不免心存挾制不  
如用未經換約各國之人彼此無隙可以終爲我用等語卽昨  
接薛煥奏報上海打仗雇募呂宋二百人並有受傷多名則赫  
德所言非盡無因將來購船時若亦雇呂宋等國人駕駛更不  
致有臨時掣肘之虞現在浙江杭甯失守難保該逆不爲海上

縱橫之計既據該撫聲稱盡力籌措必係確有把握除甯波一口不能責其照辦外相應請

旨飭下江蘇巡撫趕緊籌欵並請飭令兩廣總督等於粵海稅項下籌銀二十萬兩以備江蘇巡撫應用至駕船之人似不若徑用呂宋等國之人爲妥惟此項船隻有兵船貨船信船之分信船最小貨船極笨均非禦侮之物必須查看明確實係兵船方可購買至天津大沽一口密邇京畿尤關緊要應令江蘇巡撫於赫德購齊運到後酌分數隻以備北防之用毋得稍存畛域之見至酌配兵丁及統帶大員一節上年七月間據曾國藩奏稱俟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再行配用水師勇士其統帶大

員卽於水師鎮將中遴選等語查上年具奏時海面尙自平靖故酌配兵丁等事皆指江上而言今浙江杭甯不守滬城危急北洋各口亦屬可虞則將來船礮購妥之後更應厚積兵力乘駕出洋以資攻剿應仍請

旨飭令兩江總督俟船礮購齊後撥派兵丁官員前往上海聽候江蘇巡撫調用時粵匪在甯波海口擄掠釣艇上以沿海地方均形吃緊飭江蘇巡撫薛煥督飭稅務司赫德購買西洋船礮

諭令公遴派水師鎮將聽候調遣公覆奏云查楚軍水勇多係兩湖土著距江近而距海遠所用師船不過長龍舢舨快蟹

之類但能泛江不能出洋上年七月臣覆奏摺內所稱俟輪船  
駛至安慶漢口時卽令學習駕駛司放礮位亦言用之於江面  
非用之於海中也江與海雖同一水面而風濤迥別氣候各殊  
自崇明出口繞至上海非熟習洋面之人卽有寸步難行之勢  
臣去年覆奏之後尙未將學駕輪船之說宣示各營蓋其囿於  
風土之習誠恐遷地弗良而其疑畏洋人之心尙扞格而難入  
今強其試登輪船或可勸誘爲之若強之遽出洋面則難矣髮  
匪所據之民多係江楚山民以臣愚料之必無遽能縱橫海上  
之事臣忝任江督本有海疆之責撥兵剿賊亦係分內之事無  
如所部兵勇並非生長海隅勢不能速於重洋用武不敢不據

實覆陳

上諭曾國藩奏楚軍水勇僅能用之江面未能強令出洋等語現籌購買外國船礮本擬用於江面剿賊並非施之外洋惟楚軍由江北赴滬陸路多梗故有由海道前往之諭至外國船隻向稱堅緻而英法駐京公使則稱凡上海等處洋商所售船隻均不可恃必須於伊等本國及香港購覓方可利用此時伊等已函致該國帶兵員弁幫同物色並風聞曾國藩派員到上海買得一隻名博雲者卽係萬不堪用之船薛煥前解糧餉赴浙未能送到實係此船誤事等語購船等事諒可卽有頭緒所有應配兵勇仍著曾國藩先事預籌時薛煥募美國人華爾白

齊文在上海教習洋鎗隊命參將李恆嵩偕同剿賊號曰常勝軍洋人火器精利所向輒克蘇州紳士殷兆鏞等屢白薛煥請借助西兵規復蘇常郎中潘會瑋偕浙人龔橙航海入都呈訴鄉閭被陷懇請借用英法等國兵速籌規復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據以入告

上諭上海爲通商之地借助尙屬有辭若攻剿內地賊匪輒欲用外國兵力揆度洋人情形雖不至還有他慮而軍行倘隨一切供應之煩亦恐萬難擣撫以該紳士等情詞懇切固難重拂輿情亦須顧全國體此事是否可行著曾國藩悉心籌酌迅速馳奏又

諭據英法駐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構讐此時在逼洋人情  
順幫助官兵並派師船駛往長江協同防剿等語如該洋人實  
係與逆匪尋仇並無他意則事機難得該大臣務當飭令沿江  
上下師船與該洋人聯絡聲勢翼收速效並加意拊循使其樂  
於助順 公覆奏云竊臣才識庸愚謬膺重寄受命二載不能  
早籌一旅達於蘇境致蘇省紳士迫於水深火熱爲此不擇之  
呼籲皆臣治軍無狀之咎誠使商借洋兵卽能救民之難蓋臣  
之愆豈非至頗然臣前此奏稱助守上海則可助剿蘇常則不  
可者蓋亦有故回紂助唐收復兩京當時亦賴郭李諸軍挾與  
征戰縱王兵未必優於客兵要自有爲之主者與之俱進俱退

偕作偕行以今日之賊勢度臣處之兵力若洋人遠爾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實無會剿之師如其克復城池亦尙難籌防守之卒上遊如多隆阿鮑超曾國荃諸軍各當要地萬難抽動下游如李鴻章一軍甫抵上海新集之卒祇堪自守不能遠征反復籌維竟無大枝勁旅與之會剿假使轉戰內地但有西兵而無主兵則三吳父老方迓

王師而慰雲霓之望或觀洋人而生疑懼之情至臣職分所在責有專歸等之人家子弟應試科場稍能成文而倩人潤色猶可言也若不能文又不入場徒倚鎗手頂替則無論中式與否而議論騰於遠近羞辱貽於父兄矣臣所處之位與報名應試

者無異專借西兵與倭人頂替者無異故他人但作事外之議論而臣則當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國爲深愧尤以無兵會剿爲大恥

諭旨以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順在我不必重拂其意臣處搜獲僞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爲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我中國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舉之際我軍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殆亦天亡粵匪之會也惟地形有遠近兵勢有次第仍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公使目前若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尙

無會剿之師庶幾定議於前不致貽譏於後其或蕪湖梁山一帶官兵戰守之處恰與洋兵會合臣當謹遵諭旨加意拊循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見輕外國上煩

庚午 三月 公檄延建邵遺缺道李鴻章率師至上海四月 詔以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薛煥以頭品頂戴充通商大臣并諭李鴻章到滬後務當體察洋人之性設法聯絡洋鎗隊頗資得力外國人時常誇耀其兵該署撫不妨多爲教演以鼓舞洋人至華爾名利兼圖尤不可愛惜小費鴻章旣至滬洋人口催出戰時時借夫牽馬纏屢無已公賄鴻章書以四事相勉曰言

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而後親初三日常勝軍  
李恆嵩華爾會英法兵攻克嘉定縣十四日克青浦縣仍以洋  
兵常勝軍守之捷聞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傳旨嘉獎華  
爾授官副將前甯紹台道張景渠會英兵克鎮海縣遂克甯  
波府華爾率常勝軍六百人入守之十九日常勝軍會英法  
兵克南橋鎮卜羅德陣亡

上諭卜羅德遠涉重洋奮不顧身殉屬無忝使命勇烈可嘉著  
李鴻章遣道府大員致祭一壇並賞貂皮百張彩絨四端由議  
政王傳給其家屬祇領二十二日常勝軍會英法兵克柘林  
粵賊李秀成聞嘉青皆克率衆攻太倉李慶琛軍大潰賊繞

要塘攻嘉定甚急英法兵忙於賊衆委城去嘉定復陷賊遂圍青浦華爾率常勝軍猝破天馬山賊壘突入青浦城盡焚米糧輜重死戰出於是青浦亦陷五月總理各國衙門奏竊臣等於十年十月間因外國有借兵助剿之議曾經奏交江浙各督撫悉心核議旋據曾國藩袁甲三先後覆奏皆以助剿一舉有害無利惟薛煥謂利在速辦久恐生變但非有船數十隻兵數千名不可等語是薛煥之意亦未嘗直謂可行是以臣等不敢終主其說僅將購買船礮一事奏明辦理上年十二月又據薛煥奏以江蘇紳士呈請借外國兵力助剿等情本年二月該省紳士潘曾璋復赴臣衙門而訴當時臣等以爲可藉外國防守

海口不可使其進剿內地卽經函知曾國藩歷述可慮者數端  
緣外國軍令最速我兵恐不能如其迅捷致爲所笑一也外國  
雖不須內地備餉要不能不資我接濟我軍能否源源備解殊  
不可恃二也外國人性急且恐乘勝進攻不知與中國共謀萬  
全致有挫失三也外國只可進攻不能代守將來克復各城萬  
一我軍不能固守必致得而復失徒勞無功四也凡此數端皆  
目前必致之弊此函尙未寄到旋據曾國藩薛煥奏借兵助剿  
各情形摺片亦與臣等所議略同但彼時各該國在上海與賊  
構釁已深雖未能滅賊要不敢通賊是以臣等暫且聽其攻剿  
未經阻止茲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稱詢據英國領事官吉

必勸聲稱外國自克復甯波青浦嘉定以後卽分撥兵船赴甯  
協同我軍守禦其青浦嘉定二處兵數更少守禦不敷髮逆大  
隊湧至華爾察看情形難以抵禦因將該二城焚燬免致棄爲  
賊有現在該國官兵退回上海休息另調印度兵前來助戰俟  
印度兵到秋閒再作大舉等語崇厚因思該國援兵大集髮逆  
迫於剿洗勢將乞降當此之時誠使許其興兵約其助剿卽令  
由鎮江一路水陸並進直搗金陵賊巢一面請

旨嚴飭各路統兵大臣於各要隘盡力堵截彼此四面兜剿必  
可聚而殲旃等語臣等查崇厚此議如果各國肯爲出力功成  
一鼓實足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惟所稱青浦嘉定二處焚燬情形是臣等前次所慮中國於收復城池不能固守一層其害已見若令外國帶兵入內地攻剿不特得一處代守一處足爲中國腹心之患卽得一處焚燬一處亦實爲地方瘡痏之災目前東南黎庶被賊蹂躪不堪何可再受外兵之擾况五印度兵在外國素稱頑悍其肯出死力倍於粵東之潮勇其兇狠無賴亦倍於粵東之湖勇臣等於崇厚此議亦不敢遽以爲然譬之於醫崇厚與蘇省紳士係急則治標之法而臣等則以峻厲之劑不宜猝投於虛弱之身恐力不能勝轉受其害也惟是外省各地方情形臣等究未深悉應請

飭令曾國藩等悉心核議萬一印度兵到應作何設法防範與之同力合作以爲未雨綢繆之計迅速覆奏

上諭借兵助剿之議疊經曾國藩等先後覆奏僉稱有害無利前因上海喫緊英法兩國幫同戰守該兩國與髮逆仇隙已深若徑調大兵分路進攻翦除髮逆固屬大快人心惟若盡如嘉定青浦之事則害不勝害現在江南之師連克名城已成破竹入太湖以爲進兵之路甚合機宜著該大臣卽乘此時聲勢督飭各軍進逼金陵迅圖克復金陵旣拔則蘇常勢必瓦解各要地均爲我有萬一金陵難拔印度兵至應如何預籌兵勇以備

臨時攻取之處著會國藩等會商具奏 公覆疏云伏查咸豐  
十年十月蒙

先帝垂詢俄法兩國助剿之事臣覆奏以爲當許其來助而緩  
其師期本年三月蒙

諭旨垂詢英法兩國助剿之事臣覆奏以爲同防上海則可借  
攻內地則不可洋人若先攻蘇常臣處無會戰之師若克復城  
池臣處亦無派守之卒定議於先或不至責怨於後等情各在  
案茲復欽奉

諭旨以印度兵來秋閒大舉飭令會商妥議臣函商左宗棠李  
鴻章等據左宗棠復函云青浦嘉定二處髮逆屬至夷兵遠遁

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委而去之眞情畢露斷無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賊之事島人借助剿爲圖利之計借起兵爲解嘲之辭耳兵頭縱有此意國主未必允許印度縱有兵來其數未必能多據李鴻章復函云官軍自二十日虹橋大捷之後洋兵待我兵敬禮有加提督何伯來營會晤詞意和順然窺其中若有所不足者青浦嘉定之退不免羞恚自云須八月後調大英兵來恢復青嘉該提督始能回國並無調印度兵來之說臣查西人天性好勝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見侮於髮逆尤慮見輕於

天朝其興兵前來報復係屬意中之事惟英法舊例兵謀會議

於衆國兵費征斂於衆商非一人所能爲至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觸大衆之怒國主未必因此而大舉商賈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數必不甚多亦可懸揣而知崇厚旣有所聞似宜由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查詢確實然後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中國之寇盜其初本中國之赤子中國之精兵自足平中國之小醜姑無論本年春夏連克二十餘城長江上下肅清三千餘里髮逆無能久之理吳越有可復之機即使事機未順賊燄未衰而中華之難中華當之在

皇上有自強之道不因艱虞而求助於海邦在臣等有當盡之職豈輕借兵而貽譏於後世此所謂申大義以謝之也粵匪行

徑本屬無賴之賊青浦兩城尤屬至微之事英國若徵印度之兵爲報仇之役多調則勝之不武少調則弗勝爲笑徒使印度軍士支領中國之餉銀蹂躪中國之土地上不利於國主下不利於英商不如早議息兵俾松滬免無窮之擾卽英法省無窮之費此所謂陳利害以勸之也斯二者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委曲商確如俱不見聽則亦別無阻止之法仍當先與議定西兵進攻內地臣處無會剿之師若克城池臣處無派防之卒區區鄙見不得不重言申明至於設法防範殊乏良策洋人語言不通風俗迥異臣始終不願與之會剿蓋亦籌之至熟與其合而復離不若量而後入倘我軍屯駐之處彼亦不約而來實倡

處此臣當諄飭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  
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義更無防範之方吾方以全力與  
粵匪相持不宜再樹大敵另生枝節庶幾有容有忍宏濟艱難  
南洋通商大臣薛煥奏稱伏查南洋及內江通商各口惟閩粵  
兩關隸於將軍及專差監督其餘除未報開埠諸口外所有已  
經通商之處多由各省督撫委令道員管關凡有交涉事務責  
成關員經理而督撫總其大綱或由將軍監督主持而督撫會  
同辦理各關稅鈔征收解支均由督撫稽核卽將軍監督管理  
者督撫亦必與間遇有領事各官與各關官辨論不決則督撫  
據理以剖斷之因勢而調和之倘爭執不休則徑行咨呈總理

衙門或照會外國公使蓋疆臣事權專一呼應自靈而就近指揮亦易臻周密也若專設大臣統轄江楚蘇浙閩粵六省口岸分爲十餘處地方遼隔數千里殊有鞭長莫及之虞英法換約之後臣曾因公事照會駐京使臣未據答復美國雖通公牘而使臣浦麟痕自來中國臣疊予照會亦無照覆之文英使額爾金前年出京聲言不能與外省大臣商辦公事故該使與法國副使哥士耆先後經過上海均未與臣相見臣兩年權篆駐紮滬城所行者仍無異於江蘇巡撫之事其餘各省相隔迢遙通商庶務更新既製成規可守各口情形不一又難懸揣而知且驛程梗阻繞道稽遲有時經數月之久遞到一文而臣仍無從

時制宜會國藩辦理軍務在江面布置昕夕不遑若再任以通  
商事務非所以示體諒現在江面肅清應如何妥爲兼籌之處  
卽著酌量情形迅速具奏 公覆疏云臣才識凡庸於西洋通  
商事宜尤未諳究第就各省海口論之則外洋之通商正與內  
地之鹽務相同通商係以海外之土產行銷於中華鹽務亦以  
海濱之場產行銷於口岸通商始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  
東以達於天津通商之有五口大臣三口大臣猶鹽務之有兩  
淮鹽政長蘆鹽政也通商之有監督關道猶鹽務之有運司鹽  
道也通商之綜匯於總理衙門猶鹽務之綜匯於戶部也通商  
惟長江交易最廣以漢口爲都會亦猶鹽務惟兩淮引地最廣

以漢口爲都會也今薛煥請裁南洋通商大臣歸併地方亦猶道光十年陶澍請裁兩淮鹽政歸併總督也以南洋之廣設一大臣統轄江楚蘇浙閩粵六省數千里之遠薛煥所稱鞭長莫及誠屬實在情形所有廣東福建浙江二省應遵此次

諭旨卽由監督道員經理將軍督撫稽察已足以資控馭至長江深入腹地路遠事繁臣竊以爲當分別辦理自輪船入鄂以來洋人蹤跡幾徧沿江郡縣或傳教於僻壤採茶於深山違一言而嫌隙遽開牽一髮而全神俱動督撫以洋務非其專責而不肯深究勢必至睚眦小忿皆取決於總理衙門道途太遠後患孔長且立法之初當規久大之計柔遠之事必擇專精之人

今日求一二精於洋務者而爲之豈可得哉臣愚謂此缺似不可裁宜改爲長江通商大臣專辦濱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駐鎮江金陵或駐漢口九江添設官屬書役若干廉俸經費若干應請飭下總理衙門會同該部核議其漢人洋人之大小詞訟在滬在鄂之正子各稅何者由通商大臣專決何者歸總理衙門核覆亦應與駐京公使熟議其北洋三口通商事同一律均宜討論職掌永定章程區區愚見蓋爲數省計久長非爲一人圖推諉也至兩江總督一缺統轄三省文武兼管漕河兩端鹽務又其專責卽在承平之際幹濟之才已覺竭蹶不遑況以微臣迂鈍之資又值髮逆糜爛之餘夙夜憂懼顚躡實在意中

不敢因偶爾之戰勝儻來之虛名遂自忘其醜陋軍務未竣之前臣實不能兼辦通商事件署撫臣李鴻章資望尙淺軍事方殷亦於洋務不甚相宜伏求

皇太后

皇上曲賜鑒諒臣等幸甚倘蒙

天恩另設長江通商大臣則所轄地方有關涉洋務者臣仍當悉心籌畫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昔年兩淮鹽政未裁之先江督亦有緝私督運之責湖廣亦有查引督銷之責今於通商推其意以行之官文總理於上游臣則稽查於下游不敢因別有專員遂爾置身事外上負

聖主委任之意奉

旨交總理衙門會同戶部議奏總理各國衙門議覆略云伏查南洋五口舊設

欽差大臣一員以兩廣總督領之嗣改隸於兩江總督前於咸豐十年十二月臣等奏令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妥爲經理一切事件由該大臣隨時知照總理衙門以免歧異除粵海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舊有管理稅務之將軍監督道員毋庸另議更張外其新定之潮州瓊州臺灣淡水長江通商之鎮江九江漢口等處均由本省督撫會同上海

欽差大臣奏明派員經理所有新舊口岸稅銀船隻數目情形  
按月呈報該大臣稽察由該大臣按月咨報總理衙門及戶部  
查覆等因奉

旨允準在案茲據曾國藩奏稱長江深入腹地路遠事繁宜改  
爲長江通商大臣等語臣等道查通商事宜以長江爲最要沿  
海舊設五口久經辦有定章瓊州地處一隅亦尙易辦惟長江  
爲中國腹心之地上下江面二千餘里隨地皆可偷漏關於稅  
課者甚巨地廣人衆易啟釁端該督奏請移駐內江不爲無見  
至應駐何處應由通商大臣周厯詳查會同各該督撫商定擇  
要駐紮所有鎮江九江漢口通商口岸各員由該大臣嚴密稽

察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卽由該管口岸各員詳報該大臣核辦至所稱閩粵浙三省由監督道員經理將軍督撫稽查自係各管各地責無旁貸惟事關中外交涉仍恐辦理歧異或滋外國口實臣等公同酌議擬將五口通商大臣移禁內江所有上海及長江一帶中外交涉事件由通商大臣專管而各督撫兼理之按照臣等奏定章程各新舊口岸稅銀並進出之船隻數目各情形按月呈報管轄之通商大臣稽察並由該大臣按月咨報總理衙門及戶部以憑查核卽將道光年間頒發

欽差大臣關防作爲通商大臣關防凡沿海沿江各監督道員以下均歸該大臣統轄各路地方官遇有中外交涉之事由監

督道員按約辦理監督道員所不能辦理完結者均由該大臣裁決至廉俸一節查前設三口通商大臣係裁撤長蘆鹽政卽以鹽政廉俸爲三口通商大臣廉俸今南省通商大臣兼轄濱海濱江亦有洋務地廣事繁若仿照三口通商大臣廉俸恐不敷用似應查照各省總督廉俸之例定爲該大臣廉俸庶足以資辦公至應添設委員差役及沿江口岸應否設立行館之處並由該大臣體察情形奏明辦理奉

上諭恭親王等奏遵議改設長江通商大臣一摺著曾國藩於鎮江金陵或漢口九江察度形勢擇一扼要之處咨商薛煥酌量具奏 八月華爾克浙江慈谿縣創甚死焉華爾者美國部

落錘要人咸豐十年吳煦募領印度兵兩克松江府城印度兵既撤華爾自陳頤隸屬中國乃令立常勝軍同治元年正月以五百人破賊十餘萬於松江之迎喜濱天馬山最稱奇捷自是所向有功其死也從其志以中國章服斂葬松江請於

朝從優議卹英提督何伯之棄嘉定也揚言秋間召印度兵

助我復嘉青二城我軍既克青浦賊尙踞嘉定何伯將受代歸乃與白齊文李恆嵩帶常勝軍千五百人破勇千人會攻嘉定九月初三日何伯令洋兵築礮臺然炸破南城傾遂克嘉定縣時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先後由蘇浙率悍黨數十萬援金陵圍公弟國荃營壘歷四十六晝夜公檄召程學啟赴

援學啟方有黃渡四江口之役不能往李鴻章檄吳煦率白齊文常勝軍往援會公弟國荃屢出奇却賊金陵大營解圍公馳書止常勝軍然已屢疏報且戒行有期不可止乃議以攻九洑洲十月十九日吳煦赴鎮江以待白齊文甚遷延初欲俟甯波常勝軍甯波官軍方攻克上虞嵊縣新昌等城英總兵唔樂德克止常勝軍勿肯遣白齊文自往挈之歸復乞餉留彌月不發意且跋扈十一月十四日遂閉松江城索餉次日至上海殿道員楊坊促撥所備餉銀四萬兩吳煦遲其軍不至知中變返自鎮江白齊文故籍美國上海軍事諸國皆受英國指鴻章具疏陳狀而延英提督士迪佛立領事麥華陀告之故解白齊文兵

柄劾褫吳煦楊坊職責償所費銀十餘萬兩暫以李恆嵩與教練兵官奧倫領其衆常勝軍初設止千人漸增至四千五百人其教練皆外國人咱重賞卽勇士食餉亦視官軍且倍故費不貲鴻章與英提督議約十六條旋以戈登易奧倫而令李恆嵩同領之裁其軍爲三千人公亦疏列白齊文罪狀云洋將白齊文跋扈橫行毫無紀律不特中國不能資其力以剿賊亦爲外國之所公惡應知會駐京公使嚴行懲辦

上諭白齊文毆傷監司大員劫奪餉銀數逾鉅萬實屬不法已極該員已隸中國版圖自應遵中國之法律治罪著卽革去三品頂戴交李鴻章嚴拿按照中國制度定擬具奏至常勝軍入

江助攻九洑洲原以江面賊勢仍重該軍勇猛可以攻堅陷銳  
今主將新易恐約束無資轉生他變是否仍令入江助剿抑或  
暫行留滬另調一軍助攻九洑洲之處著曾國藩李鴻章會商  
妥辦李鴻章既與英酋立約士迪佛立押解白齊文至滬交英  
國兵船看管藉口白齊文與華爾託贖軍火帳未算清請由中  
國派員會算白齊文潛匿海上往來賊中後卒爲官軍所敗  
十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礮明春河到請飭預  
派將弁水勇以備演習

上諭購買外國船礮近以剿辦髮逆遠以巡哨重洋實爲長駕  
遠馭第一要務據赫德呈稱此船明春可到所稱水家用山東

人礮手用湖南人水師兵用八旗之人自係爲贍氣壯實及火氣嫋熟起見惟因地制宜仍著官文會國藩詳悉籌辦務收實用其應如何選派之處卽著迅速具奏 公覆疏云臣接奉寄諭道卽與侍郎彭玉麟提督楊岳斌往返密商適值金陵甯國援賊大至東壩抬來之賊船散布甯太各湖大港小汊一片逆氛水師上下防剿數月以來刻無暇晷茲據楊岳斌彭玉麟密覆前來查有統帶巡湖營提督銜記名總兵蔡國祥勇敢耐勞久隸楚軍水師歷著功績而又籍屬廣東易與洋人熟習堪以統轄七船又查有副將銜參將盛永清參將袁俊參將銜游擊歐陽芳鄧秀枝周文祥蔡國喜游擊銜都司郭得山年力精

壯向歸蔡國祥節制堪以各領一船此外水手礮手兵丁等項  
據赫德單內所開人數分列多寡尙合機宜應如所請辦理惟  
擬用山東湖南八旗人等雖係因材器使究竟參雜不齊臣國  
藩去秋覆陳一疏有云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每船酌留外洋  
三四人令其司柁司火其餘卽酌用楚勇所有學習駕駛司放  
礮位等事應請卽由蔡國祥於所部弁勇中預爲派定誘掖獎  
勸以去其畏心委任責成以程其實效始以洋人教華人繼以  
華人教華人旣不患教導之不敷又不患心志之不齊且與長  
江各項水師出自一家仍可聯爲一氣不過於長龍舢舨數十  
營中新添輪船一營而已旣見慣而不驚自推放而皆準抑臣

等更有請者兩湖水勇能泛江不能出海性之所習遷地弗良  
但可駛至上海不能遽放重洋本年二月聞經臣國藩據實陳  
明旋奉

寄諭現籌購買船礮本擬用於江面並非施之海洋仰荷

聖謨闇遠俯順物情宣示軍中咸知感激倘蔡國祥經管之後  
由楚勇而參用浙勇參用閩粵之人由上海而漸至甯波漸至  
山東天津亦未必終不可出洋巡哨觀政海邦惟目下一二年  
內則須堅守前約不令放洋俾臣等不失信於將士庶幾恩誼  
交孚號令易行區區愚忱不得不重言申明

旨報可

同治二年正月初二日權授江蘇副將達耳第福戰歿於紹興  
府以部將德克北統其軍 二月十五日戈登克太倉州遂進  
軍崑山 四月十三日程學啟戈登克正義鎮十四日遂克崑  
山新陽縣捷聞傳

首獎戈登總兵官 五月赫德李泰國以所購輪船七隻躉船  
一隻至上海先是四月間赫德李泰國至京聲稱前所定八十  
萬兩僅能置辦輪船碼位已經在英德借銀十五萬兩交統帶  
兵船之阿思本收存以買各物另有置辦各項器物探報船員  
船等價未付之銀言定到滬照付該總稅司因於上海借銀十  
二萬兩以抵前欵先後共計銀一百零七萬兩總理各國事務

王大臣與赫德等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爲該師船之  
漢總統阿思本作爲幫同總統由總理衙門發給劄諭俾有管  
帶之權用兵地方聽督撫節制調遣每月給銀七萬五千兩議  
分供於各海關

詔下公議之以爲不便適李泰國持條程梗前約總理衙門乃  
與英國公使定議撤還之令償原值銀祇李泰國總稅務司而  
以赫德代之事乃罷 六月公奏言臣於上年六月初六日奏  
改長江通商大臣一案經總理衙門議將駐紮處所及廉俸各  
款請

旨仍飭臣會同薛煥酌定具奏臣遵卽與薛煥往返函商悉心

籌畫統計通商大臣廉俸一項添設官屬書役等項每歲約須銀四萬餘兩目前卽無庸另建衙署而於長江各口租備行館僱用輪船所費亦屬不貲數年後漸推漸廣勢必有增無減濱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果能一一取決於專設之大臣誠不敢爲

國家惜此帑項惟事有粗論之而僅得其端倪細審之而始盡其曲折者薛煥奉到會議廉俸之

旨又經專函與臣縷商具道長江通商大臣所以可裁之故蓋有數端其大意以爲自各國公使駐京一切裁決於總理衙門凡各口洋人偶違條約有時可與力爭則可就關員結辦卽臨

以督撫而有餘有時爭之不服則動向公使陳訴雖臨以大臣而無濟大臣巡厯各口督撫近駐本省洋人性急不耐守候不能不由本省就近辦理有時督撫咨奏未及到京而公使早已周知郵遞之稽遲尚不及輪船之迅速况由大臣輒轉覈咨更恐貽誤事機至華洋商民爭鬪構釁闖涉刑名案件事隸地方有司尤不能不資督撫之力庶飭辦易而呼應更靈通商縱有專員在內仍不免總理衙門之煩凟在外仍不能減各省督撫之責任虛繫一官有名無實各等語剴切見商臣比致覆書深服其言之精當然猶以蘇皖羣盜如毛疆臣專謀軍事恐難兼顧洋務厥後李鴻章奉

旨兼顧通商大臣數月以來秩然就理益信華洋交涉之事均  
係疆吏必不可少之事是五大臣固屬可裁卽長江大臣亦  
同虛設相應請

旨仍照薛煥原奏裁撤通商大臣一缺歸併本省督撫及將軍  
經理以節糜費臣於中外撫馭機宜向未諳究而因時權變又  
何敢以奏設在先堅持初議曲爲迴護奉

旨如議 初白齊文匿上海掠我所租二火輪船以獻賊八月  
十九日李秀成擒之攻我寶帶橋營程學啟戈登水陸合禦竟  
日始卻之二十八日秀成乘輪船抵西白蕩漕莊口水師迎擊  
其輪船不得出湖秀成改道由虎邱望亭犯大橋角逆夷白齊

文助之發西洋三十二磅炸礮彈墮營中所觸皆糜軍士死枕籍勢殆甚周壽昌卒死士持連珠噴筒火器膝行赴伏河干發之猝中輪船殲火藥所聲大震而裂尺木片肉飛如雨並焚其長龍敵船斃賊及洋人數百賊船大亂白齊文以此亦不慊於賊 九月二十日程學啟會戈登攻克蠡口 十月二十六日

官軍克蘇州捷聞

賞戈登頭等功牌並銀萬兩初戈登之助攻蘇州也李鴻章恐常勝軍多擾掠與之期戰克則賞番銀七萬餅毋入城賊既降前二日戈登勉如約令常勝軍歸崑山旣見他軍多所獲而悔戈登先言賊日郤雲官不當殺譚紹光及鴻章誅雲官等復忿

謂官軍不宜殺降素曠程學啟至是晝學啟揚言挾其軍且爲變覓雲官首擣之哭並索得其養子往崑山英縉繹官梅輝立與英提督伯郎咸嗾之不奉鴻章調遣其軍時出掠於道爲民患鴻章勿與較而密疏白其事請下總理衙門備英國公使辦諭不得已則請處分撫臣以息其口

旨報可旣戈登見李恆嵩等時時排解旋自悔辭前賞銀萬兩不敢受請代疏陳謝

同治三年正月戈登請以常勝軍攻宜興梅輝立陰責之且言提督伯郎知必怒戈登不爲動二十四日克宜興荆溪縣二月初二日郭松林戈登敗復溧陽縣遂進軍金壇四月初六

日官軍克常州府捷聞

賞戈登提督銜旌功旗幟一等寶星 方攻常州時常勝軍不能登城多失紀律戈登慙且思歸國乃自請撤常勝軍自白齊文之變戈登代之月餉猶需費番銀十萬餅戈登又時佩強議者謂設常勝軍日久終不便領事巴夏禮尤陰摯多要挾謂金陵湖州未克不宜去此勁旅赫德助之言松滬有通商地去此軍緩急將何所恃戈登惑之旣而悔悟見巴夏禮極言常勝軍舊部或死且逸存者多新募弁目不知兵而士卒不可以戰徒食厚餉飲酒犯法與官軍爲難卽仍之不足取重巴夏禮乃無詞於是議留礮隊六百人以副將羅榮光領之移駐滸關槍隊

三百人隨總兵李恆嵩暫駐崑山未幾令參將余在榜立營松江鳳皇山又駕海生輪船者數十人留洋弁十一人司教練他自外國弁目及諸勇丁咸視年資及所立功給賞卹補月餉費番銀十八萬三千餅議乃定四月二十五日盡繳軍械遣散之詔命傳旨嘉獎戈登並

賞黃馬褂花翎

頒給提督品級章服以示榮寵 白齊文見蘇常旣克招集無賴雇備輪船將赴金陵助濟逆酋六月十六日公弟國荃攻克金陵僞都白齊文遂隨賊入閩

同治四年四月郭松林楊鼎勳援閩獲白齊文於廈門將解上

海訊治至浙境覆舟斃於水

同治六年九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預籌修約事宜請飭濱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奉

旨飭公議奏 公覆疏云臣愚以爲與外國交際最重信義尤貴果決我所不可行者宜與之始終堅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達大度片言立定斷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猶豫之象軍興以來中國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逼商長江通商生計日蹙小民困苦無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鹽則場商運販之生路窮矣聽洋人設棧則行店囤積之生路窮矣聽小輪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航水手柁工之生路窮矣就彼

所要求各事言之惟挖煤一事借外國開挖之器興中國永遠  
之利似尙可以試辦應寶時條議冊內以爲可行臣亦加簽從  
而題之其餘如小輪舟鐵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則以外國而占  
奪內地之利自華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貧  
民之利皆不可行以上各節臣於孫士達等賚京冊內逐條簽  
明總就小民生計與之切實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  
人爭辦不休儘可告以即使京師勉強應允臣等在外仍必以  
全力爭回即使臣工勉強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  
彼爲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中國之王大臣爲中國之  
百姓請命不患無辭置辦甚至因此而致決裂而我以救民生

而動兵並非爭虛儀而開釁上可以對

天地

列聖下可以對薄海蒼生中無所懼後無所悔也至請  
觀遣使開拓傳教三事臣派員賈京冊內皆未議及伏查康熙  
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召見俄人尼果齊等其時儀節無可深考然當日  
與俄羅斯議界通市實係以敵國之禮待之與以屬藩之禮待  
高麗者迥不相同道光咸豐以來待英法米三國皆仿康熙待  
俄羅之例視同敵體蓋

聖朝修德柔遠本不欲胥七萬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擬請

俟

皇上親政之後准其入覲其儀節臨時酌定既爲敵國使臣不必強以所難庶可昭坦白而示優容遣使一節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來亦屬常事論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憚費用之浩繁此皆過慮之辭似應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隨時保舉可使絕國人員儲以待用不論官階不定年限有人則遣無人則不遣權仍在我彼亦斷不至以許而不遣遂啟兵釁頃准總理衙門咨已奏派志剛等出使西洋從此源源通聘使事漸多縱或有一二不能專對之臣亦安知無蘇武班超富弼洪皓者流出乎其中爲

國家揚威而弭患此可慨然允許者也至開拓傳教一事查天  
主教之始專以財利餌人近日外國教士貧窮者多彼之利有  
所不給則其說亦將不信自秦漢以後孔周之道稍晦而佛教  
漸行然佛教興於印度今日之印度則多從回教而反疏佛教  
天主教興於秦西今日之秦西則另立耶穌教而又力攻天主  
教可見異端之教時廢時興惟周孔之道萬古不磨但使中國  
修政齊俗禮教昌明雖百計開拓亦終鮮尊信之者况目前各  
省郡縣多立教堂業已拓之無可再拓將來換約之時該國如  
於此條實請不已似可許以隨時行文保護彼教但不必再添  
一條欵矣此數端者其害稍輕不特不與力爭並可有求立應獨

至鐵路輪船行鹽開棧等事害我百姓生計則當竭力相爭不設抵制之詞不用嚴峻之語但以婉言求之誠意動之始終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邦乃千古帝王之常經亦我朝

列聖之家法在今日中國多事洋人方張我不能因曲徇和議而不顧內地生民之困則異日中國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別無耀兵海外之心彼當知理直不可奪衆怒不可犯或者至誠所感易就範圖區區愚見是否有當謹獻芻蕘以備采擇

同治七年九月公奏言竊中國試造輪船之議臣於咸豐十一年七月覆奏購買船礮摺內卽有此說同治元二年閒駐紮安

慶設局試造洋器全用漢人未雇洋匠雖造成一小輪船而行  
駛利鈍不甚得法二年冬間派令候補同知容閎出洋購買機  
器漸有擴充之意湖廣督臣李鴻章自初任蘇撫卽留心外洋  
軍械維時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內彼此講求禦侮之策製器之  
方四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焌光沈保靖等  
開設鐵廠適容閎所購之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併一局始以攻  
剿方殷專造鎗礮亦因經費支絀難興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  
請撥留洋稅二成以一成專造輪船之用仰蒙

聖慈允准於是撥欵漸裕購料漸多蘇松太道應寶時及馮焌  
光沈保靖等朝夕討論期於必成查造製輪船以滬鑪機器船

壳三項爲大宗從前上海洋廠自製輪船其瀛鑪機器均係購  
自外洋帶至內地裝配船壳從未有自構式樣造成重大機器  
瀛鑪全具者此次創辦之始致研究圖說自出機杼本年閏四月  
開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緒七月初旬第一號工竣臣命名曰  
恬吉輪船意取四海波恬厥務安吉也其瀛鑪船壳兩項均係  
廠中自造機器則購買舊者修整參用船身長十八丈五尺濶  
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吳淞口外試行由銅沙直入大洋至浙江  
舟山而旋復於八月十三日駛至金陵臣親自登舟試行至采  
石磯每一時上水行七十餘里下水行一百二十餘里尙屬堅  
緻靈便可以涉厯重洋原議擬造四號今第一號係屬明輪此

後卽續造暗輪將來漸推漸精卽二十餘丈之大艦可伸可縮  
之煙筒可高可低之輪軸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試辦以來  
臣深恐日久無成未敢率爾具奏仰賴

朝廷不惜巨款不責速效得以從容集事中國自強之道或基  
於此各委員苦心經營其勞勛亦不可沒也溯自上海初立鐵  
廠迄今已逾三年先後籌辦情形請爲

皇上粗陳其概開局之初軍事孔亟李鴻章飭令先造鎗礮兩  
項以應急需惟製造鎗礮必先有製鎗礮之器乃能舉辦查原  
購鐵廠修船之器居多造礮之器甚少各委員詳攷圖說以點  
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就廠中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

通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卽用此器以鑄礮爐高三丈圍逾一丈以風輪煽熾火力去渣存液一氣鑄成先鑄實心再用機器車刮鏟捲使礮之外光如鏡內滑如脂製造開花田雞等礮配備礮車炮彈藥引木心等物皆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至洋鎗一項需用機器尤多如碾捲鎗筒車刮外光鑽捲內膛鏟造斜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鎗成之後亦與購自外洋者無異此四五年間先造鎗礮兼造製器之器之情形也該局向在上海虹口暫租洋廠中外錯處諸多不便且機器日增廠地狹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間乃於上海城南興建新廠購地七十餘畝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滌爐廠曰機器廠曰熟鐵廠曰洋

鎗樓曰木工廠曰鑄銅鐵廠曰火煎廠曰庫房棧房煤房文案  
房工務廳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頗多規矩亦肅其未成  
者尙須速開船鴻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儲木料另立學館以  
習繙譯蓋繙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作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  
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  
究不明乎用器與製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員於繙譯甚爲  
究心先後訂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傅蘭雅瑪高溫三名專設  
有裨製造之書詳細繙出現已譯成漿機發軔漿機問答運規  
約指泰西採煤圖說四種擬俟學館建成卽選聰穎子弟隨同  
學習妥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物理融貫不必

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書此又擇地遷廠及添建繙譯館之情形也茲因輪船初成之際理合一併附奏設局委員等殫精竭慮創此宏規實屬著有成效其尤爲出力各委員可否籲懇

天恩給予獎敘恭候

命下遵行又附奏上海爲通商要口各國洋人麇集租地旣廣爭端最多向由通商大臣遴選官紳數人並由蘇松太道酌派熟悉情形之員會同專辦洋務遇有事理重大者則用文牘往來詳細剖晰其餘事涉瑣屑頭緒紛煩及緊急事件不及備文泐兩者皆令洋務委員與領事覲面辯駁或一日往返數次展

轉籌商既不敢過於遷就有損體制亦不敢稍形鹵莽激成事  
端數年以內各該員竭力維持尙屬妥貼查福建辦理通商事  
宜出力各員曾於同治四年開列保奏蘇省事同一律可否擇  
尤請獎伏乞

訓示奉

上諭曾國藩奏新造輪船工竣並陳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及  
請獎上海通商委員各摺片中國試造輪船事屬創始曾國藩  
獨能不動聲色從容集事將第一號輪船造成據稱堅緻靈便  
可涉重洋此後漸推漸精即可續造暗輪大艦並陳製器設廠  
及添建譯館各情形足見能任事者舉重若輕深堪嘉尙設局

以來各該委員等均屬著有微勞准其酌量保奏其上海通商委員辦理洋務亦臻妥協並著曾國藩等擇尤請獎以示鼓勵

求闢齋弟子記卷十六